

哨所

土台

四合厅 和女

人

崇武文学丛书

哨所土台四合厅和女人

明 辉 著

崇武文学丛书

□《崇武文学丛书》总序

特 别 的 崇 武

谢 冕

福建惠安的崇武那个地方，是个很特别的地方。陆地到这里就是尽头，半岛伸向海中，有古城墙蜿蜒于海浪之上。城墙历经数百年风霜，依旧保存完好，而规模比这大得多的北京城墙却已消失。半岛风大，树木多难站稳，倒是木麻黄、台湾相思却挺立在风浪中，干涸的沙滩上生着绿茵茵的、铁一般的龙舌兰。这里的植物，和这里的人一样，都是能战胜险恶环境的很坚强的物类。

这是一座由石头垒成的城。灰朴朴的一片铺展开去，再往前伸，便是海了。除了城墙是石垒的，所有的民居也都是石垒的。石头取自这里的山上。开采、切割、打磨，都用人的一双手。庞大的、坚硬的、粗粝的石头，到了崇武人的手中，特别是到了崇武女人的手中，都化成了可以随意塑造的柔软。这里的人，原来是以饱和着生命的血肉之躯，战胜那无边无际的冰冷和无情！

福厦公路到惠安，又出一线，一径东行。到了大海，路就消失了。不说这里离文化的中心腹地有多远，即使是离厦门、泉州，甚至是惠安，也还有相当的距离，总之，所有的道路到这里都是到了尽头。用边缘，用僻远，用什么来形容这里的远离中心，都不算过份。但边远并不意味着隔膜，特别是对崇武这样的地方。

令人诧异的还不是这里的自然景观，还不是它的荒凉和贫瘠如何地造出了顽强、坚定的繁盛；令人惊叹的更是这里的人文景观。惊叹于它在大陆的尽头，在延伸入海的最后一片陆地上，一个过去的渔村如今的小镇，却有着较之内地毫不逊色的诗和小说，艺术和文化。

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这里的女性——著名的惠东女子，她们的服饰，她们的婚嫁，以及她们的情感世界，而人们却不大谈论这里的精神生产和艺术创造。在海滨的风沙和贫瘠之中，如这里花一般开放的女性那样，这里开放着文学、艺术的花朵。一切也如同这里的环境和氛围，如同这里的自然和人，崇武的精神之花同样是：愈是艰难，便愈是美艳。

人口不多的半岛渔村，居然有一份纯文学刊物。在这个已有十多年历史的《崇武文学》的周围，活跃着一支颇有实力的作者队伍。这里还有一个崇武诗社，诗社办了一份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诗刊《海韵》。诗社也有近十年的历史了，如今还在定期开展吟诗活动，它得到海内外的广泛支持。这个海滨小镇，集中了一批文学创作的热心的组织者和创作者，他们在这里默默地开展

着高境界和高水平的包括新、旧文体在内的创作活动。这不能不说是崇武这地方的另一种奇观。若说自然景观多半天成，而人文景观则是不可重复的热情和坚韧的创造。

蒋维新从崇武来函，说是《〈崇武文学〉作品选》要出版，希望我写几句话。这里的作品我过去多数都读过，这次不可能重读。说了上面那些杂感性质的话，算是对《崇武文学》及其作者们的祝贺。

中国的很多地方我都去过，有些地方大体只能去一次，崇武离北京很遥远，而我已去过多次，只要有机会，我还会去的。那地方毕竟是有着和别处不同的特别。

1996年6月30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哨所土台四合厅和女人	(1)
台 阶	(49)
三姓村的故事	(199)
后 记	(222)

哨所土台四合厅和女人

式武群和合四并上親聖

楔 子

“文革”初期，海峡西岸一个叫镰钩门的渔村发生了一起“四类分子”强奸劫船下海投敌大案。

解放十几年了，历经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文化大革命，无不对新旧阶级敌人从肉体到精神实施了最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强大的专政工具构筑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然而，地处海防阶级斗争最前沿的镰钩门里那些囿于铜墙铁壁之内的“四类分子”们竟轻易地端了民兵哨所残忍地强奸了女民兵又劫船下海投敌而去。上方严令追查牵连了许多人但对内情仍莫衷一是成了悬案。

流年似水世事沧桑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当年下海投敌的历史反革命军统特务分子沈柄根，已是海峡彼岸腰缠亿万衣锦还乡的富商大贾了。

本该是庄严的历史有时却恰似顽童。它尽要出些令人欲笑不得欲哭无泪的恶作剧来。镰钩门昔日的当事者们经岁月磨洗都不再有昔日的血性和风华。但那深沉的历史重负那不绝如缕的情感纠葛那铭心刻骨的恩怨情仇，能有“相逢一笑”那般的淡然与轻松那般的豁达与浪漫吗？人的情感世界的创伤有时要比政治的印痕深刻得多恒久得多！于是镰钩门里的故事也就尴尬而无奈凝重而苦涩。

哨 所

镰钩门因地貌而得名。

一抹连成弧形的小山层层迭至半山腰的村舍圈住了一湾晴明时湛蓝风雨天混浊的海水。船在湾外海面上瞧来活脱脱一把大镰钩：小山村舍是刀肉那日光月色下让涨落的潮水吻着的白沙滩便是刀刃了。落潮时歪歪斜斜躺在沙滩上水满时晃晃悠悠的小渔船和树叶般漂浮的网槽舢舨，便是刀口下的草芥了。东端的刀柄突兀地伸向海面悬浮于泛着白沫的浪涛间。这把大镰钩传说是东海龙太子扔下的。说是打渔人网走了他的鱼兵虾将。他借着酒疯便挥着这把大镰钩割草似的把海边的帆桅几乎割尽了。割到这里他一激棱酒醒过来。自知滥杀无辜罪孽深重难逃上帝惩罚。他一咣当扔下这镰钩自沉于这港湾里了。刀柄前方海面上那黑糊糊的几团礁石据说就是龙太子没缩尽的大手了。好险！要是让龙太子再那么一挥一村的生灵便都割去了。也就不再有如今镰钩门这一千多人丁也就不再有如今这段惨然悱恻的故事了。

也许就在龙太子扔下镰钩之后，镰钩门人就在这刀柄上立起一座“玉虚宫”供奉玉皇大帝。让玉帝老儿镇住孽龙不让他再浮出水面滥杀无辜。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也许是镰钩门的子孙们觉得久沉海底的孽龙再也浮不上来了。用不着再侍奉玉皇老儿要防的是叫嚣反攻大陆的彼岸反动派了。于是就让荷枪实弹的民兵督押着一群衣冠褴褛战战兢兢的“四类分子”们拆去庙宇建起一座两层的民兵哨所来。哨所方形平顶顶上筑有古城墙般的箭堞。四周墙上密布着瞭望孔和枪眼是电影里常见的华北平原上的鬼子炮楼。那时台湾反攻大陆的风声正紧。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轮班巡逻。一千多村民严阵以待把阶级斗争弦绷到极限。这里夏秋季节凌晨西风强劲。顺着退潮单桅小船从这里扯帆向东不上三小时便能直达敌占岛上。要是敌占岛上炮舰隆隆开进来那便是眨眼间的事了。

大队公安员沈国栋曾身不卸甲坚守在这哨所里七十四天。家里躺着病妻咫尺之间不曾进家门一回。名字因此上了省报省电台升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坚守岗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老婆寻到四合厅里把他赤裸裸从军统特务沈柄根老婆慧鹃身上揪下来。病女人回家喝了乐果临死前还大骂沈国栋。若不因此他名字上了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升任社长县长也说不定。

就象“狼来了”的童话狼一回没来二回也没来。镰钩门人那根绷得够紧的阶级斗争弦因久绷失去弹性而稀松了。民兵们不再廿四小时巡逻而改以夜间轮班放

哨。先是基于民兵再是女民兵也轮上了。男女民兵同值哨所年轻人如同干柴烈火一燃即着。先是隐于哨所外的相思树丛间把枪作了枕头滚了一身泥土树叶吭哧吭哧。或是隐于岸边黑糊糊的岩石阴影里不拘姿势地胡乱交媾一番。再后来，竟滚到哨所里的大床上这比躺在树丛下靠在岩石上舒坦多了。大了肚子赶明儿牵了手上公社登记去并不碍着谁。

“文革”如同瘟疫打渔人一染上也疯狂地革命了。民兵还设但不再严防彼岸的反动派了。而是反三封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再是你我分派自家乱斗了。这哨所也便成了青年男女们革命余暇消受感官刺激的乐园了。

二

阴历八月这海边旮旯里的气候还炎热得很人们称之为“秋头热”。只有到午夜过后，蓄存于地壳的热气才渐次散尽海面吹来的咸腥海风才有凉意人们才得入眠。这是阴历十八日深夜。那圆圆的月轮已斜挂在西天边上。海滩上横卧竖躺着几号帆船正随上涨的潮水漂浮晃荡。偌大一个村落一个港湾已不见了灯火。哨所里男女民兵们放肆的打情骂俏声也不再传出来。有的只是轻浪吻着礁石的呻吟昆虫们房前屋后不倦的吟唱和这儿那儿的一两声狗吠。从村子到刀柄上的哨所横着一道小山梁。一条卵石砌成的小道犹如一条六股

缆绳一头系住哨所一头拴在村子里。

突然从村口土地庙旁闪出一条长长的人影来。他在卵石路上匍匐前进就象攀援在缆绳上的一只沙蟹。这人上了山梁隐入一块大石后往四下睃巡一番后便朝下方扔了一块小石仔。土地庙旁立刻又闪出两条人影径奔哨所而去。这就象电影里常见的摸向鬼子岗楼的武工队。

三条黑影山猫儿似的潜到了哨所边龟缩在墙角的阴影里。他们脚下的海水快涨满了把近岸的礁石也淹没了。泊在哨所边那艘基干民兵专用的单桅帆船左右摇晃漾起一团一团的波沫。

三人低声嘀咕了一阵。只见那身腰佝偻得龙虾似的瘦高个拿了一把明晃晃的什么轻轻拨动门栓门竟开了。三人猫腰进门亮了蒙布的手电筒蹑手蹑脚上楼。

楼上靠北墙大床上搂成一团的人却一点也不知道。他们都响着倦极了酣睡时发出的鼾声。

不许动谁动捅死谁！伴着吆喝三把明晃晃的鱼刀对准了床上勾在一起的两团肉疙瘩。阴森的手电光照射下惊起的是一对赤裸的男女。男人竟是白天里身着绿军装腰挎匣子枪威风凛凛的基干民兵连长沈振华。二十多岁的民兵连长去了一层饰物更显膀粗腰圆壮壮实实的一副讨海人身板。他慌得胡乱抓过散落床头的红皮白皮的小册子一手往上捂脸一手往下捂那黑糊糊的脏东西。那女的竟是渔村公主党支书沈国栋那刚满十八岁的独生女金花。女孩子屈膝掩住羞处却把一个圆鼓鼓的大屁股挺在手电光下。她把头埋向墙角呜呜

惊啼。

做甚哩哪闹啥来哩我们自由恋爱吆！我们登记结婚明天就去公社登记还不行吆……哟！

嘣的一声一根大棒扫在民兵连长粗壮的腰间。民兵连长一头栽下床来在地上连打两个滚。

快快快捆上捆紧敲断他骨头。瘦高个吆喝。民兵连长未能多呻吟一声嘴里已被塞进一块擦枪的黑油布。一条粗麻绳套上他胳膊在嘿嘿声中捆紧勒实并打上死结。

你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瘦高个激动得颤抖。他一把拔过民兵连长乱蓬蓬的头发又狠劲一巴掌搥过去。

民兵连长嘴里的黑油布给搥掉了嗷嗷叫了几声抬头来惊叫柄根军统特务你！惊定之后民兵连长又抖起民兵连长的威风大骂我侬你娘的军统特务你哪来的狗胆！这是共产党的天下操你娘的军统特务你找死不是！操你娘的我没把你军统特务的骨头管酥！民兵连长满嘴的鲜血竟喷到军统特务身上。

又嘣的一棒下去民兵连长滚在了一边。沈柄根扔下大棒极想挺直腰来。十几年折弯了的龙虾身子怎么也挺不直。平素对了谁都卑微地笑都要装出可怜相的长条脸此时绷得似要裂开来。眼里闪射的阴惨惨的寒光穿戳着脚边的民兵连长。他咬牙切齿踢一脚骂一声：只几下——你叫苦了——我柄根——几十年地狱——多少苦哇！你们——够酷毒了——你们是人不是人——他呜咽了喉间咕噜咕噜再说不成话了。

楼下往外搬船具的同伙喊道柄根柄根西风快起了水流西(退潮)了快呀!

柄根又抓过绳子把民兵连长双腿也捆扎结实想想后再把绳子套住他脖子勒成一团塞向床底。

一直腰仿佛这才发现了缩在床上的女孩他的整条龙虾身子竟发抖了。一忽间床上的仿佛就是他的慧鹃高大威武的党支书沈国栋正扒在娇小的慧鹃身上撒着疯狂……

他双眼瞪圆了闪射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那种令人发怵的凶光。咯咯的咬牙声伴着窸窣的脱裤声。

三

楼下又喊道柄根快起风了快咧退水了。

柄根似乎没听见只定定瞅着床上的女孩。

姑娘把脸抵在墙角这张本来还清秀的脸因惊惧而扭歪了。她双手叉抱在胸前但遮不住两峰硕大的乳房。她双腿并拢却把屁股后黑葱葱的秘处显露在军统特务的手电光下。当她发现了军统特务把眼光和手电光齐射在自己身上时她抖得更凶了。

柄根叔哧柄根叔你放我咧放了我咧……

我放了你你父亲放过别人的妻女?!他正霸着我的慧鹃呢……我要把你三代全操了才解恨……人性在他身上泯灭了燃烧着他的是一种复仇的兽性!他扑过去抓住姑娘的乱发拖下床来又猛推过去姑娘便扑倒在床

沿上。他晃动着电筒叫道别出声再动再出声了我全插进去！

姑娘伏倒在床沿上抽搐。她丰满的圆臀搁在床沿上丰润的秘处凸现在军统特务眼前。她的脚边是瞪大眼睛喘息蠕动的民兵连长。

楼下又喊退潮了柄根起风了柄根。

柄根似乎一句也没听见他狂笑大叫：哈哈我报仇了我操沈国栋的女儿了我操沈国栋的女儿了哈哈我报仇了……

他疯狂了那单薄得竹笏似的身板竟绷露了筋脉。他成了一头狂暴的野狼蹂躏一只垂死的羊羔。他直挺肮脏的尤物敛足劲一下一下从后面嘿嘿冲刺进姑娘的深处。听着身下姑娘一声一声的惨叫他脸上现出复仇的满足。这满足感稍逊即逝突然整个身子疲软了下来。他绝望地倚在床架上低低嚎叫慧鹃哪我的慧鹃慧鹃呀……

楼下又催了。从西墙瞭望孔中吹进的西风拂醒了他。他赶忙抓住绳子把已昏阙的姑娘同民兵连长捆成一团才下楼去。

四

哨所边那只帆船已扯起一张浆色的布帆。他的两个同伙正在紧张地整理帆索。

岸上暗处有人影晃动有一个老噪音低声问看看缺

了啥。

船上人答说齐了全搬下来了你老放心。

沈柄根一跳上船船就吱扭吱扭离岸了。

沈柄根把一条龙虾身子伏倒在船沿望岸上人嘣嘣磕头。说是恩是仇我全记着有我柄根的一天我有恩报恩有仇复仇！

啰嗦甚哩快走逃得了是命逃不了也是命！

船儿晃晃悠悠颤抖了一阵就隐没在迷茫茫的大海深处了。

几个钟头后，这只单桅帆船要把这几条狗也不是的人送到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